

俺

爹

爹 (三)

徐 櫻

不 朽 勳 業

俺爹這一陣險惡的家運走的壞到了極點！

而官運倒還可以。他倒是有機會發揮他的抱負和才華，他已晉升到陸軍部次長，而且段公對他倚重日隆，代拆代行，陸軍部整盤的措施，全由他調度。段又屢次向大總統提議請他作國務院秘書長，也終於實現了，這樣一來，我父在民國初年時期在文武兩方的職責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段公稱贊他說：「襄辦國事，案無遺牘，公畢散職，法度嚴謹，不肯稍徇人意」。段公的這種贊許，也是由於我父一向的論調及表現而說的。請看他曾強調：「樹錚承命守職，一日不離職，一日即堅守職責，無論外交，無論豪情，無論土地，均應負其全責。明日卸職，即可幅巾騎驢，逍遙湖上，今日未去職，即絲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壞法律。民國以法律為保障，破壞法律即是破壞民國，即天下之公敵，雖有周親，亦必讐之」。這種襟懷，當然是為政者必持的態

度，然而又真能有多少當政者能說得到作得到的呢？

這時外蒙古的情形也日趨險惡，先經俄國人包圍，後有日本人窺擾，公然醞釀發動自治。西北籌邊，形成了當時的刻不容緩事件。我父卓識遠見，文思敏捷，由他擬定了「西北籌邊辦法大綱」。政府派人去緩衝，一直都沒達到協議，後來還是任我父為「西北籌邊使」兼任「西北邊防總司令」。他帶了大隊人馬，不辭酷寒，跋涉千里，到了庫倫，相情用智，從十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就在這二十三天之內，真的不費一兵一矢，完成了收復外蒙的一件偉大的工作，時在一九一九年冬日。

收復外蒙，這當然是俺爹爹一生勳業中應該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尤其別人勞師動眾多少天都辦不了的事，他不費一兵一矢，真是「馬到成功」。在他本人也是得意之筆。所以他還打了電報報告給在上海的國父。中山先生立刻有復電致賀：「比得來電，諒知外蒙迴心內向。吾國久無

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忻鼓舞者也。」

中山先生這個電報，還引起了黨人的閒話，中山先生批覆：「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見國父年譜。)

自古惺惺相惜，大英雄所見猶同，民國十一年我父從廣州到桂林謁見國父。有先大總統蔣公介石同行。未到之前，中山先生很高興，在一封給蔣公的信裏說：「徐君此來，慰我數年渴望。」兩句話。見後傾談之下，彼此都十分的賞識。我父佩服國父對世界地理、國際大局之際若指掌，對方則愛慕我父的才華。曾要留他作參謀長，而我父則以為回到北方的作用要大一些。這就是後來「三角連盟的章本。」(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角。)

我父這次南訪見到了許多名滿天下的人物，但他向老友方立之先生說：「將來真正幫助孫先

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蔣介石先生」。後來蔣先生一度回到寧波，俺父親急的不得了，趕緊給兩方面寫信。跟一方面說切不可放走蔣先生，給另一方面則說千萬不要離開中山先生。後來他還把這兩封信稿拿給方立之先生看。可見我父知人之明是有多麼遠大！像現在的人，美國大選結束數票的前一天，誰都不知何人將入主白宮。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後來他出洋考察時在德國的一個外交宴會上接到電報，是 國父崩殂的噩耗。他大為震驚哀痛，他即刻擬就一付輓聯，拍電回國致祭。文曰：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喪。

十稔以還，使無公在；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這付輓聯在追悼會上懸掛於極顯眼的地方，時人都認為極其得體。但無人能知他當時才思之敏及乎心情上的沉痛！

俺爹是大詩人大詞人，雖然戎馬倥傯，他依然不忘度曲，他帳下帶了當時笛師中的翹楚范金泉。此人會幫助我父譜回很多失傳的舊腔。同時也創造及改正了好多新腔，可惜整個的曲譜已經失落了半個世紀。不知此書留落到何人之手？書名「一百種曲」。他尤善於填詞，一首「念奴嬌」我想就是收復外蒙古時寫下的，邊塞風光溢乎言表。

念奴嬌節

蒼然長嘯，帶邊氣，孤奏荒茫無拍。坐起徘徊，聲過處，愁數南冠晨夕，夜月

吹寒，疏風破曉，斷夢休重覓。雄鷄遙動，此時天下將白。還想中夜哀歌，唾壺敲缺，賸怨填胸臆。空外流音，纔睡濃，胡遽鳴鳴驚逼。商婦琵琶，陽陶營策，萬感橫集。瑯玕推枕，問君今日何日？

我父親的政治生涯，疊有起伏，却也不在話下，而家庭生活，可就每况愈下了。小弟弟一死不能復生，但是活着的人，還是要活下去。但是俺娘萬念俱灰，她簡直是活的十分勉強了。不然的話，失子已够悲痛，她為什麼還要把丈夫也拱手讓人呢？因為這時她自動要帶了三哥、二妹同我到徐州去侍奉奶奶去了。這段經過在拙著「俺娘」篇中有詳實的報導。

爹爹身邊有紅袖添香，生活也許不太孤單，但他們夫妻究竟是曾經恩愛又患過難的。在一塊兒時，雖然也有吵鬧、諍諫情形，可是她一旦攜兒帶女，退守鄉隅，代奉高堂，獨理家務，捐棄了帝都的一切豪華享受。俺爹心理上難免歉疚。所以隨時隨地差人到徐州致送衣物、銀錢等等。

俺娘雖然是頂了一個大仁大孝的名頭來到徐州，但是對於宦場的光榮，夫妻的恩愛，怎麼能一下子就無所眷戀呢？口頭上雖是高唱入雲，她對於京中的一切都不屑一顧，可是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所以她只能在家鄉找些不大不小而有意義的事情來，自我陶醉，自我麻木。以後想來，我爹娘分首時才四十歲左右，這六七年的分離歲月，也真够人消受啊！俺爹爹有一睨「大舖」頗可說明他的心情。

大舖雨後邊關

看柳垂煙，山凝黛，又是江城梅落。茫茫明日事，有古愁如海，亂魂飛越。對酒當歌，人生朝露，還怕韶華虛設。天涯多風雨，况倦銷英氣，易成哀樂。問身世能禁，幾番歡笑，幾番愁絕？壑中雲水闊，買征揮，輕悔當年別，便換得，三生石夢，萬感瓊絲，那堪容易朱顏歇。及蚤宜歸去，聽杜宇，聲聲幽咽。試低喚，雙胡曉，微波寄語，奈隔沉沉簾幙，祇今向誰細說？

可見俺爹爹真不是無情無義的人，想想他一生童年時的豐美，少年時的窮困。婚姻的結合，夫妻間早一段的恩愛，中一段的互助，到了後一段的不睦。身傍雖有愛姬侍奉，但夫妻分首，兒女遠離。家庭的快樂，何時再有？想想心中不免一片空虛！所以津浦道上的差人就更加頻繁了。這些往返中最可注意的二件事就是：給奶奶同外奶奶送來壽衣壽材。第二就是派了沈氏姨太太來徐州叩安。這種扭轉乾坤，千載一時的良機，可惜我娘誤聽了小人的虛惑，以致我爹爹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增重了他老兩口子夫妻之間的裂痕！後來我父給我的信中有最痛心的兩句話，我至今記得：「以一人性氣乖張，致全家七零八落」！我那時已是十二歲了。握着那封信哭了半天。娘並不知道我為什麼哭，只是罵我那麼大的孩子，無故而哭，是不祥！真是不祥，這就是我爹

爹給我的最後一封信呀！我現在才悟出那時爲什麼那般的傷情！

歸省仙逝

自從我隨娘親回到徐州，有奶奶在堂，爹爹也歸省過三五次。但每次之來，都是只住二三天。徐州那些大官小員，怎麼那麼不通人情。他既非因公，到前總是保密的，而專車一進站，我家的客人就蜂湧而來，從早到晚，就不給人留片刻的空隙。每次來只記得有人送來的第一桌酒席，在奶奶堂屋裏擺下。由姑娘、姑父、大娘、大爺們侍坐。我爹娘把盞侑觴，一席未終，前廳又斟候了多少位客人了。好像每次我爹爹之回家，這第一桌酒以後，就從早到晚再沒在家裏吃飯了。那時官場裏的不通人情的應酬，每晚到半夜才見回家，真使人痛恨！

到了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我們的家庭中可是起了大大的變化，也可以說是家運極壞了吧。春天奶奶在七十九歲上微疾而終了。她老人家的平安的過世總算我娘全始全終在所有的同輩人中當中最盡了最大的孝道，以及發喪出殯全由她一手料理。到此她回家侍姑的義務已了，正該同我父去團聚了，但那時竟似乎沒有這種提議和傾向。我娘如果再枯守故園，似乎也不太對勁了。

但這時北政府正是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各方面的鬥爭都是極其尖銳。我父在各處奔走斡旋，也實在顧不及家庭中的事故了。

緊跟着二妹書環又在五歲上死去了。父女之間雖然沒得機會建立多麼深厚的感情，但天性所

關，又是一件痛心事。到此我們同胞手足四男二女，就只剩下僅僅一半了。爹爹遠在京畿，他免掉再目擊這又一幕悲傷場面！然而在他身邊却發生了更可悲傷的事情！原來沈氏定齋，康健日非，及至找了德籍名醫狄伯耳一診治，說是她肺結核已屆三期，壽命不會超過二三年了！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

痛心

一個盛年女子何以病入膏肓，不會不知，豈非怪事？因爲此人心機一向深沉而好強，一旦發現身體有病時，她並不顧人知。只是由娘家媽幫忙祕密的吸食鴉片煙盡力支持，希望瞞過一時，康健可以恢復，但她沒想到人力難以回天。而且她也是自作聰明，誤了自己的幸福啊！

我爹爹一向最痛恨人吸煙。有一天事機不密竟被我父略有所聞，就詢問她。她立刻毫無隱瞞的說出，她完全是因爲難報我父寵愛之情，怕我父知她有病而難過，所以用煙來支持病體的。並且說她已不久人世，吸煙實在是「飲鴆止渴」。吸煙既爲我父所不喜，她的犯過是出乎善意的動機。說的「情真意切，涕淚交流」。現在病狀已無需隱瞞，她寧可受罪，也要把大煙癮戒掉。說完她把一切的煙俱都擲出門去。然後坐在我爹爹面前，寸步不離，以免疑心她背地裏又去吸煙。但是有煙癮的人一犯了癮，好像一時三刻都活不下去；其狼狽光景，可以想像！可憐呀！那麼如花似玉的一個人，霎時間竟憔悴的不成人形了！我爹爹看在眼裏，實在心疼，眼睜睜的看着愛姬

那麼掙扎，那麼痛苦，而她又是一個將死之人了。試想身歷其境，情何以堪？他只好長嘆一聲，放她一馬，自己反而躲到別處去了！

以後她又向我爹爹說，她自嫁到徐家，從未生育，她有一親妹，自我們回徐州時就一直來陪伴她姐姐的。現在也已長大，但年來也是養尊處優，既無姿容，又乏訓練，所以既難爲良家婦，又難操青樓業。她求我父允許續她之後，將來生育兒女也可繼她名下。又說她妹妹才貌平凡，恐難快我父意。私下又另物色，王、平兩個出色的女孩子。她將把她們訓練、調教好了，再命她們拜見的，現在立刻就叫她們出來服侍。三女同時磕頭。我父共有一妻四妾。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她這種處心積慮的安排之下，我父親能說什麼呢？這種安排在姨太太那面，無非是怕她妹妹終身無着落，又怕她妹妹將來要受後來人的氣，因她的姿質品貌確是平平。但是她的措施却陪我父一個罪名「服中納妾」！我父當時的心情並無意贖置姬妾。所以很快的就把平氏給打發走了，收下王氏，花名「金鋼鑽」，後取名「慧埕」。沈氏取名「佩蘭」。當時說來，她真可惡，只顧慮到她娘家同妹妹來日的歲月，而不想到父親的處境，奶奶去世剛過周年啊！但我現在想來，她也有她的苦衷，因爲「時乎不再」，她已將「燈燼油涸」了呀！

這時俺娘帶了三哥同我從徐州來到天津，與師問罪，因爹爹服中納妾。而這時北政府正是最混亂的時期，當時軍閥們野心勃勃，內戰頻仍，

我父的家已從北京遷到天津，我父則每日往返於京津道上。我們到了天津，住德意樓大飯店，據說我父那時正巧回北京去了。娘命我同三哥帶了

禮物去給姨太太請安。因為年前她到徐州叩安時，大家都是好來去的啊！姨太太見到我們兄妹摟抱着大哭！說她不久人世了，現在體弱也不能去



萬北台在士女櫻徐者作文本
影留內寺山龍華

給我娘請安，反而差遣我兄妹來看望她。我一看她果然如柴，弱不禁

風，當日丰采神韻，全然都不見了，只賸了一個骨頭架子！聽說她要死，想起當年我同小弟弟也很被她疼愛過，也不免傷心，竟哇哇的大哭起來！她看我真哭了，也更是感動，傷心大哭。接着就大喘大咳起來。她那咳嗽的一陣，派頭可大了。那時平氏也還在身邊，所以三個女孩子，一個手捧小銀盃接咳，一個捧銀杯遞漱口水，一個送手絹輕輕擦抹額上汗同眼淚，然後又輕輕捶背、採胸。她每咳嗽一陣，大家就手忙腳亂一番。她可真算是會調教訓練人吶！緊接着她又問長問短

玉 碎

不久沈氏定蘭真的去世了！她之死，我爹十分悲痛！親寫祭文一篇，但是誰都沒有讀過。三哥過世前曾和我談到那篇祭文。他說大哥編印遺稿時有：視昔軒文、宛香閣詩同碧夢盒詞，但其中獨不見這篇文字。三哥一直要問大哥而沒得問到，大哥已竟作古。他同我猜測編印遺稿時母親還在堂，也許是大哥的孝思不願意在母親面前再提到沈氏的事情吧。除此以外就想不出大哥刪去此文的理由了。

世之讀者如有知道那篇祭文的下落的尚請賜教。先嚴意外突然過世，遺文遺稿總還有我兩個



本文作者的夫婿李方桂教授(中)陪同劉淵臨(左)王志維(右)兩先生在台北龍山寺拓印石碑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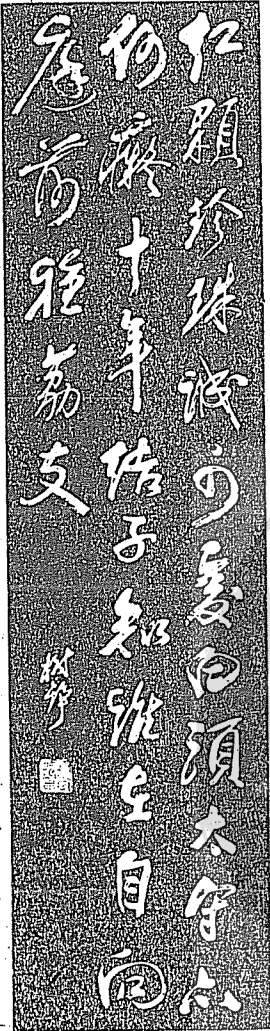
哥哥沒有完全徵求得到的。台灣大學臺靜農教授前年一見到我說本市龍山寺有石碑一方，刻有你先人的詩一首。年前適逢孔誕之暇日，因甘毓龍副局長夫婦之約，連同國大代表王懷義，方桂同我一人虔心誠意的到龍山寺巡禮。方桂第一眼就看到後大殿南右手第一塊石碑上刻我父詩一首。

最近在一个凌晨，方桂同我會同了中央研究院的二位同事大員王志維、劉淵臨二先生再度謁禮龍山寺。劉君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甲骨文拓片的專家，王先生扶持着他蹲坐在高梯上，運用深度的技巧，把石碑上我父那首詩拓印下來。詩曰：

紅顏珍珠誠可愛，白頭太守亦何癡？
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前種荔枝。

另外一幅中堂是朱茂貞姊和夫婿吳景雲仙保存先嚴書贈吳增炎老伯的手跡，蒙茂貞姊照了像寄給我的。詩曰：

平章宅裡一闌花，臨到開時不在家。
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



台北萬華龍山寺石碑上所刻徐樹錚將軍手書詩文墨跡（劉淵臨先生拓）

這都是我現在僅僅所能得到的兩條筆跡了，這兩首詩也是文集遺稿中所短缺的。

在拓碑時，另外又來了一羣青年學生，爲了校中的課題，也來拓碑。竟被寺中的執事人員給婉言請出去了。我正在納悶，何以幸而我們沒被干涉呢？等到詩末「樹錚」兩字下款拓出時，一直在旁守候我們的警察才說：「噢！原來你們是來拓徐將軍的筆跡的。我們同仁等就覺得你們幾位不像是普通的遊人，幸而沒加驚擾。我幼年在軍隊裏就久慕徐將軍的生平，又傷悼他的遭遇」。我一問這位警察先生，他才五十多歲。俺爹爹已竟過世五十多年，可見像他那樣「驚天動地」的人物，其精神、行爲是會永遠活在任何年代同每一層人物的心目中！

我父還有他親筆行書抄寫影印的一本書，名「建國詮真」。共計二十三章，建國的要務都包括其中，自起草到抄稿不過自八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十九日凡二十八天而已。此書被日本人印有兩種譯本。

現在且回筆再說俺娘來到天津德意樓的事情。我父從北京回來後到德意樓看我娘，沒說三句

話就吵起來了。不知是怎麼一句話，就把二十年前的精神病給勾發起來了！這就是他們兩老夫妻所見的不幸的最後的一面！時在民國九年三月，一九二〇年的事情。娘一發病，我們這一行人狼狽而回。俺爹當時心情之沉重更可想像。因爲我娘犯精神病，沈氏是垂危了，大哥在北京，我同三哥奉娘回徐州，那些小姨太太們年幼無知，他身邊能有誰了談衷曲呢？這時內煎外熬，家國兩團糟心，真不是一個平常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因爲政局上也起天翻地覆的變化呀！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覽
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
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
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